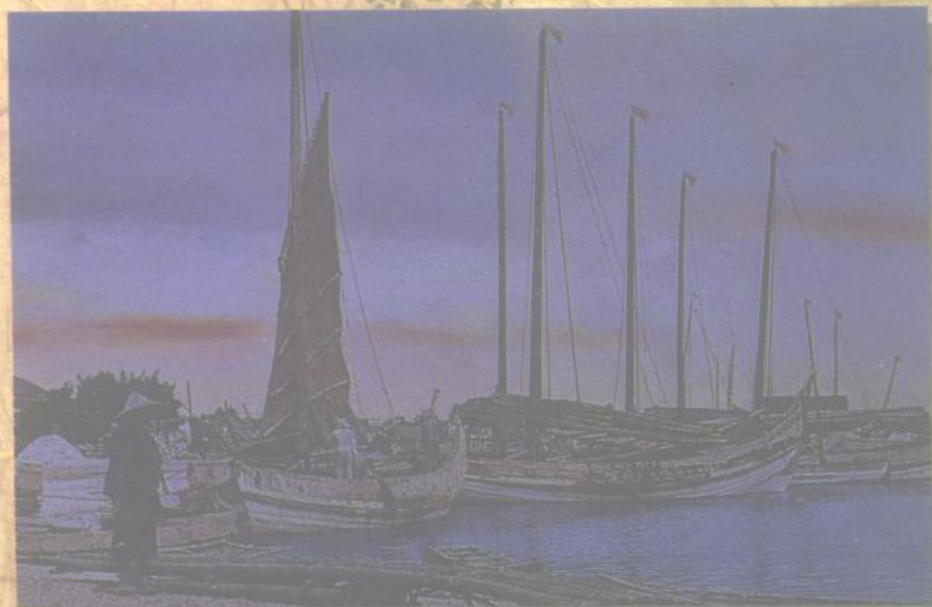


協和台灣叢刊7

渡台悲歌

◎台灣的開拓與抗爭史話◎

黃榮洛 / 著



✧ 臺原出版社

渡台悲歌

——台灣的開拓與抗爭史話



讓傳統文化立足

林動仲

世界舞台

——「協和台灣叢刊」發行人序

這是一種相當難得且奇特的經驗，四十歲之前，許多人常會問我的，總是一些生理與醫療方面的問題；四十歲之後，我最常思考的卻是文化方面的問題。

如此南轅北轍的改變，最主要的原因，應該是來自我的經驗法則：跟每一位成長在戰後的一代相仿，自童年長至青年，無論是家庭、學校或者是整個社會給我的壓力，只是讀書、考試，考試、讀書；而我一直也沒讓人失望，唸完醫學院後，順利負笈英國，接着又在日本拿到博士學位，先後在美國及台灣擔任過許多人

欽羨的婦產科醫生，也正因此，讓我有太多機會在世界各地認識不同的友人。然而，這樣的機會卻總讓我感到自卑，這自卑並非來自專業知識，而是每每交換及不同的文化經驗時，少數識得台灣的友人，也僅知道這個海島擁有七百億的外匯存底而已。

這個殘酷的事實，逼着我不得不慎重的思考：什麼樣的文化，才足以代表台灣？

● 一九八三年間，我結束了在美的醫療工作，回台全力投注於協和婦女醫院的經管，由於業

務的需要，常有機會到日本去，有一次在橫濱的一家古董店裡，發現了十幾尊傳統布袋戲偶，讓我突然勾起兒時在台南勝利戲院，坐在長排椅的椅背上，看內台布袋戲的情景；不久後，在大阪天理大學附設的博物館，看到那尊清乾隆年間的戲神田都元帥以及古色古香的「六角棚」戲台，還有那些皮影、傀儡、木彫、銀器、刺繡與原住民的工藝品，讓我產生極大的感動，忍不住當場流下眼淚。

我的感動來自於那些代表先民智慧與工藝水平的器物之美；忍不住掉下的眼淚，則是因為這些製作精巧，具有歷史意義又代表傳統文化精華的東西，在這外邦受到最慎重的收藏與保護，但在當時的台灣，除了某些唯利是圖的古董商外，根本乏人理會！

除了感動，同時也讓我感受到日本文化侵略的危機，這種危機感也許可溯自大學三年級的暑假，我參加基督教醫療協會，到信義、仁愛、望洋等山地部落，從事公共衛生的醫療服務時，便深刻體會到日治時期對台灣山地的積極教育，讓日本文化、語言以及民族性都紮下不錯的根基，其深厚的程度甚至令人驚駭，只是

當時的情況，個人並無力改變什麼。及至一九八〇年前後，我結束學業，回到台灣後，第一件事便是找到彰化教育學院的郭惠二教授，試圖回到山地，經管一個模範村的計劃，結果模範村計劃因故流產，而那次再回山地，讓我不敢置信的是，由於電視進入山區，使得原住民的文化幾近完全流失，少數保存下來的，卻是日治時期的文化遺產。

這是多麼可怕的文化侵略啊！難道連日本人走了，都還能予取予求地用區區的金錢，換取我們最珍貴的傳統文化？

如此揉合着感動、迷惑又驚駭的心情，讓我在東京坐立難安，隔天，便毫不考慮地到橫濱那家古董店買回店中所有的布袋戲偶，同時又透過種種關係，買回「哈哈笑」劇團最早那個被台灣古董商騙賣到日本的戲棚。

那絕不只是一時的衝動而已，我很清楚地告訴自己，只要在我的能力範圍之內，將盡可能地尋回這些流落在外的文化財產；這些年來，雖沒有明確的收藏計劃，但只要是有價值的東西，我都不肯放棄，至今，也才稍可談得上規模。

嚴格說來，我是個典型受西式教育的人，加上長年在國外的關係，讓我對藝術或者文化，都懷有較深且闊的世界觀。

最早我在英國唸書的時候，便跑遍了歐洲重要的美術館，後來每次出國，只要有機會，決不會錯過任何一個可觀賞的現代藝術館。

除了參觀與欣賞，我也嚐試着收藏一些美術的東西，收藏的目的，除因個人的喜好，當然也因爲美好的藝術品也是不分國界的！

也許有人會認爲，在這傳統與現代之間，必然有無法調和的衝突之處，我又如何面對呢？其實，我從不認爲這兩者之間會有相互矛盾或衝突之處，任何一種藝術品都有其共通之美，而其中蘊含的不同文化特色，正足代表那個民族的特殊之處，傳統的彩繪與現代美術作品，正是兩類截然不同的作品，正因其不同，我們才能在彩繪中，體認先民的精神與生活狀態，它的價值，除了美之外，更在於它所蘊含的特殊文化表徵。

當然，時代的快速進步之下，傳統的美術、

工藝與文化，面臨了難以持續的大難題，導致這個問題的因素頗多，例如政府政策的不當教育的偏頗以及社會的畸型發展，讓戰後的台灣人擁有最好的知識教育，卻完全缺乏生活教育，終造成今天這個以金錢論成敗，從不考慮精神生活的社會型態。

過去，也有許多的專家學者，對這個病態的社會提出不少頗有見地的意見，但我一直認爲，任何一個正常的社會，必要擁有正常的文化。台灣光復以來，政府當局全力追求經濟建設的成長，卻不顧文化水平一直在原地踏步，直到近幾年，有關單位似乎也較積極地從事文化建設；只是，當中共的廣東省政府，花了兩億美元整修一座五落大厝，成爲一座古色古香的廣東地方博物館時，台灣的左營舊城門才剛剛被毀，半毀的麻豆林家也被拆遷，這樣的文化建設又怎能談得上什麼成績呢？

在這種種難題與僵局之下，要重振傳統文化，重新獲得現代人的肯定，甚至立足在世界舞台上，就不能光靠政府的政策與態度，而是我們每個人都有責任付出關心與努力，用現代化的方法與現代人的觀點，提昇傳統文化的

品質，再締造本土文化的光輝。

從開始收藏第一尊布袋戲偶起，彷彿便註定我將走上這條寂寞卻不會後悔的文化之路。

過去那麼多年前，只是默默地收藏一些珍貴的文化財產，我當然知道，光如此是不夠的，但直到今天，時機稍稍成熟，才敢進行下一步的計劃。

這個計劃，大概可分為三個部份，一是成立出版社，二為創立協和藝術文化基金會，三則創設傳統戲曲文物館。

臺原出版社成立的目的有二；一是專業台灣風土叢刊的出版，這是一套持續性的計劃，計劃每年分三季出書，每季同時出版五種台灣風土文化的叢書，類別包括：民俗、戲曲、音樂、歷史、工藝、文物、雜俎、原住民族等大類，每本書都將採最精美的設計與印刷，用最通俗的筆法，喚醒正在迷茫與游離中的朋友，讓更多的朋友重新認識本土文化的可貴與迷人之處。

我深信，只要持之以恆，所有努力的成績不僅將獲得關愛本土人士的肯定，更將贏得國際間的重視；二為出版基金會的專刊，協和藝術文化基金會成立之後，將有計劃地整理台灣的傳統藝術之美，諸如戲曲之美、偶戲造型以至於建築、彩繪之美……等等。

至於基金會與博物館的創立，則是我最大的目標，這兩個計劃其實是一體的，博物館只是基金會的附屬單位，主要的功用在於展示基金會所收藏的文物與美術品；至於基金會本身，除了推廣與發展本土文化，定期舉辦各種研習營與表演、演講，更將策劃舉辦各種世界性的文物交流展，目的除了讓國人有機會打開更廣闊的視野外，更重要的是讓本土文化立足在世界舞台上。

讓本土文化立足在世界的舞台上，不僅是協和藝術文化基金會與出版社努力的目標，更是每個關愛本土文化人士最大的期望，不是嗎？畢竟唯有如此，才能重拾我們失落已久的自尊！

台灣鄉土史的開拓者

鍾序改

序黃榮洛著「渡台悲歌——台灣的開拓與抗爭史話」

大約四年前某日，我忽然收到一個陌生人寄來的一冊厚厚的原稿影本，一看都是日文寫的，題曰：「北白川宮陣亡於新竹市牛埔山上」。我的興趣立刻牢牢地被吸引住，當下摒棄一切看下去。

我之所以會有這種近乎迫不及待的心情是有原因的。多年以前，我寫過一部小書『姜紹祖傳』，在蒐集資料、訪查關係人及地點之際，偶然發現到這位台灣的民族英雄率領義兵反攻新竹失敗，並以身殉後，他的部屬伺機伏擊侵台日軍統帥、近衛師團長北白川宮能久親王，使他負傷落馬，狼狽逃回營帳內。當時，我即懷疑這位日本皇族，極可能因此一命嗚呼，葬身日人所攫取的第一個殖民地台灣。

我從小就被日本老師教以北白川宮是在台南

病死的。論理，一個統率大軍的軍人，即令是「金枝玉葉」的尊貴身份，在還有濃重「尚武」遺風的日人來說，戰死沙場，應該是光榮的事，何以必需謊稱是得瘧疾而亡呢？難道是當時的軍情有著必需掩飾真相的狀況嗎？

我是有了這樣的疑團，然而我工作極忙，並且事情又顯得茫無頭緒，僅在『姜紹祖傳』一書裡提出了這個疑點即未再去深究。不料我這個存放心中多年的疑團竟然有人去挖掘了。而且這人還洋洋灑灑寫了一百多張的六百字稿紙，可以想見有關乙未之後的幾乎所有到手的文獻記載都搜查了一遍，還多方訪視遺老詢問，終究得出了一個結論：北白川宮確實是在新竹受到義軍狙擊身亡的。而其後，日人正式發佈的有關北白川宮南下一直到台南的戰

情，全部都是靠替身！

現今，對「北白川宮」這個名號，知道的人恐怕僅限於年齡六十上下的人，至於其生死之謎，關心的人乃至有興趣的人，整個台灣恐怕也難得有幾個。他充其量只不過是台灣史上並非多麼重要的人物之一罷了。然而平心而論，如果真能證實他確乎是死於抗日義軍之手，那麼我們可以證明當時義軍在屢戰屢敗的情形下，依然前仆後起，執拗地以有限且落後的武器與形同烏合之衆的軍事力量，向強大精銳的並且可以稱爲百戰雄師的現代化日軍武力挑戰的視死如歸的守土衛民精神。其能對現今爲了營構一個嶄新的現代化民主國家而努力奮鬥的兩千萬台灣居民，產生一種鼓舞的力量，應是可以肯定的。

在台灣，遠在乙未之役戰火初戢之際，在當時的社會上即有過若干種有關北白川宮之死的傳言。除了新竹之外，尚有彰化八卦山、虎尾、嘉義等地，似乎都言之鑿鑿。但是，那也只是人們私底下裡偷偷地轉告，甚至這樣的說者，也都心有餘悸。日人把北白川宮神化了，在台

灣各地遍設「神社」，主神多半即爲北白川宮，而且他又是皇親國戚，隨便討論他都會構成「不敬罪」，何況說他被義軍擊斃，那是會殺頭的。這就難怪這樁歷史公案會顯得那麼神秘。

這部影印稿本，終於給這個懸案做了一番深入的研究與考察。我發現到這位陌生朋友確實是有心的。他憑一己的興趣，對這個歷史懸案下了若大的工夫，而且善於推理，尤其敏銳的歷史嗅覺，在在令人眼前爲之一亮，被觸發盎然興趣。

這册稿本的作者就是黃榮洛先生。不用說，從此我們經常魚雁往返，黃兄也屢次來舍暢談。我這才明白了他是一位熱心的業餘鄉土史家，而且一頭栽進鄉土史的研究裡，還只是近幾年的事。他利用業餘的時間勤奮地跑，桃竹苗三縣客家聚居之地跑了幾遍不用說，有時爲了查一些事情，也不辭遠路到中部地區去。因此，我說他的許多重大發現，是靠他那雙勤快的雙腳「跑」出來的。戰後台灣出現了若干撰寫鄉土史研究的人，據云很多是「抄」或「抄」了日本人留下的研究成果，在這一點上，黃君

可以說是特立獨行的。

前面我提到他的重大發現，除了有關於北白川宮之死的研究推翻了日本人的大謊言之外，例如「渡台帶路切結書」，是有關移民來台文書的第一次出土，又如「渡台悲歌」，使我們看到先民來台的艱辛與哀傷，無疑為吾台移民史增添了一層五彩斑斕的色彩。

由於黃兄的勤奮，幾年來完成了無數的研究，撰文發表於各種報刊者也積了數十萬言之巨。這也可以說是他一滴滴汗水的結晶。如今這些文章經由作者本人精選出一部份，即將付梓面世。做為他的老友，我也感到一份難言的喜悅，同時也覺得幾乎分享了他的榮耀。

我常常覺得，台灣的歷史被忽略了幾十年之後，近年已經衝破了諸多禁忌，開始有不少人在研究了。在這當兒，我以為民間的鄉土史研究，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這好比是一個點，點多了，自然可以形成面，整個歷史便也自然而然地浮現。可惜在我們台灣，願意做這種工作的人委實太少。我想，這種工作是需要毅力與耐力的，並且所能獲取的報酬又那麼少，還

往往不為人所知，只有默默耕耘之份。也是由於結識了黃君，所以還透過他認識了同樣安於寂寞、默默耕耘的幾位朋友。在一片奢華功利的社會中，這樣的有心人士委實顯得特別珍貴。

我無意在此一一列舉我這方面的幾位朋友的大名，我深知他們都雅不欲人知其努力。然而，有了他們，我們的社會便顯得仍然有一份沈潛於內的活力，使人覺得除了聲色犬馬之外，還有值得追求的東西。

黃兄是受日文教育長大的，戰後未再有受教育的機會，一直都在基層工作，做過教師、林務局技士、農會總幹事等，目前從商，故此一直都沒有用中文表達的機會。從事鄉土史研究之後，偶爾也不免感到需要發表，便開始嘗試中文寫作。據黃君自述，有時為了一個詞，明明用日語可以簡單說出來的，卻不懂得如何用中文表達，便打長途電話向友好請教，電話費所需不貲，甚至超過稿費收入。這雖然也屬笑話之類，卻透露了其中幾許辛酸。

如今可得而言者，黃兄做為台灣鄉土史研究

渡台悲歌

這個大冷門學術分野的純粹民間開拓者之一，
堪稱任重道遠。我們都希望他能夠有更珍貴的

成果呈現出來。這該也是讀者們一致的期望！
一九八九年春識於九龍書室

鄉土研究的老怪物黃榮洛

我看「渡台悲歌」

公羽佳音

榮洛伯以一個業餘鄉土研究者，最近將他幾年來自己摸索和辛勤耕耘的文章結集成書，交由臺原出版社印行，誠屬可喜可賀之事。未料他却拋一個難題給我，他囑咐我替他的書寫一些介紹文字。

說白一點，就是榮洛伯要我為他的書寫序。寫序者素來有慣例，不好唐突瓜代或僭越，否則易惹人笑話。由我這樣三十餘歲的「少年囡仔」，來替大我約一倍歲數的父執輩作序，未免輕佻。然而，榮洛伯每有驚世駭俗之舉，「囑咐」難違，又經摯友卓權兄勸說，人情束縛難脫，著實令我如經進退雙難的蔭谷。前思後想，寫序不敢，倒是寫一些我所瞭解的榮洛伯，以及我從這本書所引發的一些問題，提出個人的粗淺看法，就當做是讀者閱讀本書時的一個輔

助資料，如此或可免落人話柄。

我認識榮洛伯，緣於參與「台灣風物」編輯的關係。據我私尊為老師、省文獻會老前輩王世慶先生說，榮洛先生暇餘研究北白川宮親王陣亡地有所得（以日文撰寫），但苦於無處發表，王老師於是建議他將其日文文稿影印裝訂數冊，寄給海內外有關研究單位存藏，並且還特地介紹他向台灣風物投稿。風物主編是我的恩師黃富三教授，他因在台大教研兩忙，所以有時候，一些編務或與投稿者接洽之事，便交待我處理。就這樣，我認識了榮洛伯。

榮洛伯畢業於日治時代的桃園農校，後來在竹東鎮上經營碾米業，對蒐集奇岩怪石也頗有一手。不過老實說，我迄今仍不了解，到底是什麼力量在驅使他近幾年來癡頑地蒐集、研究

鄉土史，並用他不很順暢的中文頻頻發表有關鄉土的文章？這是無利可圖的。不僅如此，榮洛伯爲了研究問題，還常常寫信、撥長途電話向台北學術界的人請益，所費不貲，甚至狂熱地把人家棄置且視爲不詳之物的墓碑蒐集回來，而無視於老妻的不悅與嘮叨。凡此種種舉止，以「怪異」名之，當不爲過。

榮洛伯怪異雖怪異，他的執著却令人佩服。榮洛伯投稿「台灣風物」，曾在好幾段時間裡，幾乎每週寄來一篇。風物是季刊，僧多粥少，他有時未免也「每聞必錄」，搞得我曾頭疼萬分，他的稿子幾乎有九成被我冷凍。但榮洛伯却不氣餒，勤於寫稿如昔，因此近幾年來，他以將老之齡，在其他報章雜誌屢有文章刊載，這可說是八〇年代以來民間鄉土研究的異數之一。

最近他把這些執著的心血結晶，抽選其中菁華蒐集成冊，書名曰「渡台悲歌」。書中內容由一般歷史（尤以日治初期武裝抗日軼史居多）、原住民（特別是賽夏族）及客家風俗等三部分構成。他所談到的地理範圍，大體以他耳濡目

染的新竹地區爲主，可說是相當典型的民間鄉土研究者。但另一方面，由於榮洛伯發願研究之初，似乎與一般的民間研究者，甚至是學術保持著一定的距離，所以，他這本書稍異於一般鄉土書籍所多重史蹟、姓氏沿流與民謠、俗語方面，而走另一蹊徑，這也是我之所以會說本書是鄉土研究一異數的原因之一，而這點正是本書的一個特色。

本書的另一個特色，在於作者常有與一般人意見相左的地方。譬如辜顯榮與丘逢甲，向來被一般人視爲姦忠兩物，但他却以獨特的見解另立新說。此外，他也用他獨特且鏗而不捨的精神走訪耆老，並從中歸納而指出一九〇七年北埔事件遭日人殺戮者的埋骨處。或許他的方法與見解，有人不能贊同；然而，有時候在鄉土研究界裡多一點異議，反而更能刺激研究者的相互辯難，從而加深研究，這未嘗不是一件好事。

最後，我不能不指出，從本書中我們一定會感覺到，作者是如何風塵僕僕地在新竹地區一帶廣泛蒐集民間文字資料，以及採錄民間傳聞

的可貴精神，這點很符合目前台灣研究新流行的方法——田野調查(Field Work)之興趣，也是本書的優點，應該特別再提出來讚美一下。

不過，有時候優點同時也隱伏著缺點。我個人就常覺得榮洛伯有時太偏執於田野調查的證據，像書中有關抗日歷史的地方，榮洛伯所用的日文書籍就太尋常了，有些很重要的官方檔案之案頭調查工作(Desk Work)，他似乎用心

較少。我並不是用這點來批評他，畢竟一些檔案資料多存於官僚機構中，民間研究者利用不便；另一方面，台灣研究的學術界，也有些人太一頭強調田野調查的絕對性，相對地忽略了案頭工作不足的嚴重性。從這個角度來看，如果也批評榮洛伯，未免是苛責了。

一九八八年三月中旬
寫于中研院台灣史田野研究室

恩寵與感激

——「渡台悲歌」——台灣的開拓與抗爭史話——自序

民國七十三年偶然間，閱讀日書「靖台之殿下」，發見日人作者不尋常的景仰苗栗縣銅鑼鄉的抗日英雄吳湯興，感受甚深，遂立志為探究吳湯興的抗日事蹟盡一份棉薄之力，因而開始著手桃竹苗地區有關乙未抗日戰爭的史蹟。筆者原來對台灣史完全是門外漢，又欠缺資料，所以自我設限於桃竹苗地區的乙未戰爭。很幸運受到台灣大學歷史研究所黃富三教授來信說道，從事乙未抗日戰爭的調查，一定也會附帶發現到以外的寶貴史料，鼓勵筆者不要自我設限，應向多方向去挖掘史料才對。有了這

番寶貴的忠言，才使我能夠發表多方面的文章。又因我受的是日本教育，以望六之齡開始學習中文寫作，確感艱辛困頓，寫出來也不順暢。開始時受鍾肇政、陳運棟兩位先生的大力賜予修改外，刊登拙文的各報刊編輯先生，也百忙中伸出援手，才能夠勉強面世，有這麼多朋友的協助，覺得無上的幸福，在此特向賜予幫助的各位先進，敬致深深的謝忱，同時也向給我機會出版此書的臺原出版社致謝！

78 · 1 · 20

渡台悲歌

黃榮洛／著

——台灣的開拓與抗爭史話

讓傳統文化立足世界舞台／林勃仲

——「協和台灣叢刊」發行人序

台灣鄉土史的開拓者／鍾肇政

——序黃榮洛的第一本書「渡台悲歌」

鄉土研究的老怪物黃榮洛／翁佳音

——我看「渡台悲歌」

恩寵與感激

——「渡台悲歌」——台灣的開拓與抗爭史話」自序

卷1 開拓史話

勸君切莫過台灣

——渡台悲歌的發現與研究

台灣世界紛紛亂

——被淹沒的台灣番薯哥歌

錢銀無交莫上船

——渡台帶路切結書與中港流域的開拓

59

52

23

14

11

7

3

欠「狗」債，還土地

——舊新竹州黃、姜兩大家族的秘辛

五指山下湖南魂

——竹東五峯地區流傳的軼事

血淚斑斑話拓台

——台灣開拓史上的原住民血淚史

荒野時代蠻荒心

——原住民的馘首習俗與吳鳳神話

賽夏客家情誼深

——客家人與賽夏族人間的親密關係

卷2 抗爭史話

侵台遭天譴

——日軍兩次侵台遭受瘡疾的慘狀

替身大將軍

——日本親王北白川宮陣亡於新竹牛埔山上

日軍的大謊言

——探討乙未戰爭日軍戰死人數

默默無聞大統領

——新竹攻防戰的首領吳湯興

114

108

98

90

83

79

73

68

64